

我与曹诚英的故事 胡恩金 口述 曹立先 整理

山·水·穷——故乡雁荡杂忆之一 傅国涌

一个军人保育员的影像记忆 杨潜

京张铁路的四张老照片 孙建三

近代德国摄影师与大清官员 魏春洋

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

老照片

OLD PHOTOS



群出版社

出版人 尹奎友
主 编 冯克力
编 辑 赵祥斌
特邀编辑 张 杰 丁 东 邵 建
美术编辑 王 芳



第一一五辑

目 录

胡恩金 口述 曹立先 整理 我与曹诚英的故事	1
姚蜀平 我的“诗人爸爸”吴奔星	13
傅国涌 山·水·穷 ——故乡雁荡杂忆之一	27
李百军 农事六题	44
杨 潜 一个军人保育员的影像记忆	68
许学芳 徐辉老师这一生	84
孙建三 京张铁路的四张老照片	92
徐基坤 曲曲折折人生路	9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照片.第115辑/冯克力主编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7.10

ISBN 978-7-5474-2591-6

I.①老… II.①冯… III.①世界史—史料②中国历史—现代
史—史料 IV.①K106 ②K26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2200号

责任编辑 冯克力 赵祥斌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82098470

市场部(0531)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40毫米×203毫米

6印张 128幅照片 120千字
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0.00元

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,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,须经本社同意。

出版人 尹奎友
主 编 冯克力
编 辑 赵祥斌
特邀编辑 张 杰 丁 东 邵 建
美术编辑 王 芳



第一一五辑

目 录

胡恩金 口述 曹立先 整理 我与曹诚英的故事	1
姚蜀平 我的“诗人爸爸”吴奔星	13
傅国涌 山·水·穷 ——故乡雁荡杂忆之一	27
李百军 农事六题	44
杨 潜 一个军人保育员的影像记忆	68
许学芳 徐辉老师这一生	84
孙建三 京张铁路的四张老照片	92
徐基坤 曲曲折折人生路	96

高崇华	我家三位“边纵”的命运	105
罗栋生	口述 史卫平 整理 姻缘一生	121
孙国辉	民国十九年蒙古会议留影	140
魏春洋	近代德国摄影师与大清官员	152
周志跃	一张家庭合影及题识	159
张 水	我的父亲	162
陈晓阳	外公外婆	170
张振鹏	感受《老照片》	181
沈建中	寄语《老照片》	185
王繁荣	真事也要说真	187
冯克力	近来的一些事	189
封 面	1951年：陈毅与国际友人在南京（杨潜）	
封 二	1951年：陈毅在南京（杨潜）	
封 三	独缺男主人的家庭合影（张洪浩）	



我与曹诚英的故事

胡恩金 口述 曹立先 整理

曹诚英是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。1902年出生于安徽绩溪旺川，1925年进入南京东南公学（中央大学前身）农艺系读书，1934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主修遗传育种学，1937年获硕士学位回国，先后在安徽大学农学院、四川大学农学院和复旦大学农学院任教，讲授园艺育种和遗传学。1952年任沈阳农学院教授，在马铃薯品种改良和高产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。1956年被聘为沈阳市政协委员，是九三学社社员，1973年在上海病逝。

曹诚英是我的四姨奶奶，按照安徽绩溪羣岭以北乡镇的习惯称呼，称之为四姨婆。我和她相识于1946年，最后一次见面是1964年，其间多有交往且互通书信。她随信寄来的一些照片，至今已有五六十年，我始终珍藏在身边，作为永久的纪念。

点滴家事

曹诚英的父亲曹耆瑞是我的曾外祖父，自幼外出经商，在武昌开设师竹友梅馆从事装裱业务，经营茶庄遍布武汉三镇。

曾外祖母为安徽休宁人，名曰汪耆淑，与曾外祖父生有三个女儿。过去男婚女嫁讲究门当户对，曹家三姐妹都嫁给了有钱的胡姓大户人家。长女大娟嫁给绩溪宅坦胡观泰，二女桂娟即我的祖母嫁给绩溪上庄胡祥钧，三女细娟嫁给绩溪上庄胡适同父异母的三哥胡嗣秬。曾外祖母去世后，曾外祖父续娶了四川女子谭莲子为妻，生有二子诚克、成恭（幼亡），一女诚英。曹诚英是曾外祖父的第四个女儿，字佩声，乳名丽娟，诚英是家族行名。

我的祖父胡祥钧是徽墨世家胡开文创始人胡天注的八房胡贞松之子，原为汉口胡开文贞记墨店制墨师。1900年在上海创办了徽州胡开文墨庄。1909年正式向上海工商局申报注册，店号为“广户氏老胡开文”，经营徽墨、墨汁、毛笔及其他文具用品，在上海本埠广设分号，还在汉口、南京、北京、天津等地设立分号和销售点。

我的父亲胡洪钊是祖父的独子，生于1906年，192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，1929年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专业，1932年获硕士学位。他是继胡适之后安徽绩溪上庄又一位出国深造的学者。

我的生母也是绩溪曹家的女儿，生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，不幸于1951年病逝。1952年，父亲与继母结合，又生了一弟一妹。

上海相识

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，即1946年的一天，听家人说父亲的四姨曹诚英要从重庆来上海，那年我刚十岁，还在小学读书。早就听说父亲有一位亲四姨是大学教授，我想她一定很有学问。

没过几天，我家来了一位身材修长，容貌秀丽，脑后盘个发髻，说得一口江南普通话的中年女士。父亲介绍，这就是四姨婆曹诚英。抗战时期，她在迁至重庆的复旦农学院任教。抗战胜利，又随复旦农学院迁回上海。她举止端庄文静，和蔼可亲，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在我家住了几天，四姨婆就去上海江湾的复旦农学院教书了。

以后几年，每到寒暑假四姨婆都要到我家小住。尽管她在上海与不少同学和好友经常来往，而最亲近的亲戚只有我们这一家。我们全家对她很敬重，且照顾周到。当然她也感到无拘无束，如同在自己家里一般。按辈分我父亲是她的外甥，但实际上只小她四岁，又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校友，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，而且每次都是用徽州话交谈。那时我年纪小，听不太懂他们的谈话内容。

四姨婆在复旦大学期间，有时周末我也去看她。当时她住在教授宿舍，记得是日本式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，虽然居室较大，但陈设比较简单，只有几件校方配备的常用家具，更多的是各种书籍。那时我去她家，基本是在每周六下午放学后，或是她亲自来接，或是派学生接，当晚就住她家，周日再回自己家。

四姨婆还请了一位绩溪小同乡照顾生活，她也就十六七岁。有一次我去的时候正好四姨婆不在，小同乡拉我进卧室，掀开枕头，从底下拿出一个镀金的心形项链吊坠，打开吊坠盒，发现里面有一张男人的照片，告之是胡适，并说这是四姨婆最宝贵的东西，天天陪伴她。

四姨婆走上讲台是一位博才多学的教授，回到家里是个勤劳能干的普通徽州妇女，她会做家务、针线活。我在她身边也渐渐学会了洗菜、做饭等活计。她爱好文学，每天有空就读书

学习、写诗词，解放前就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诗词文章，也常常给我讲古今名著中的故事；她喜欢打桥牌，具有相当的水准，曾教过我几次，可惜我没学会；她带我去复旦大学试验田，看她的试验成果，饶有兴趣地畅谈栽培的小麦和马铃薯等农作物。我从小生长在城市，既不懂农作物，更不知农业劳作的艰辛，好比听天书，不知所云。为不使她扫兴，我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表示赞许。

武汉祝寿

1950年冬，四姨婆的母亲，即我的曾外祖母八十寿辰，她要去汉口祝寿，征得我父母的同意，带我一同去了武汉。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上海，自然很高兴。我们从上海乘轮船出发，在长江里航行。沿途每经过一个城市，四姨婆都要拉着我走上甲板，扶着栏杆远望，跟我讲每一个城市的沿革、人文历史及名胜古迹。她对每一个城市都非常了解，说起来如数家珍，娓娓动听。我那时十四岁，就觉得她学识渊博，懂的东西多。从上海去武汉的轮船是溯江而上，船行速度慢，航行了整整三天。但一路上与四姨婆在一起，听她讲故事，饱览途中景色，也不觉得寂寞。到了武汉以后，我见到了寿高八十的曾外祖母，此时她已双目失明，卧床不起。

在武汉，我们住在四姨婆的哥哥曹诚克家中，房间很宽敞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书房，面积有20多平方米，除了满柜子的书，还有各种矿石的样品。曹诚克早年赴美留学7年，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采矿冶金专业硕士学位，在开发有色金属矿产方面功绩卓著。他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务局局长，淮南煤

矿矿长，武汉工学院院长，北洋大学、南开大学教授。解放后在武汉任中南区有色金属管理局总工程师，后长期患病，瘫痪在床，20世纪60年代病故。四姨婆与哥哥的感情特别好。她后来曾对我讲，自己赴美留学得到了哥哥和胡适的鼓励资助，回国后，婚姻和事业皆不顺，一度上峨眉山带发修行，又是哥哥亲自前往，苦劝她下山重返教学岗位。

在曹诚克及家人的陪同下，我们前往曹家开设的师竹友梅馆旧址、汉口前花楼瑞馨泰茶叶店和地处武昌的胡开文笔墨店参观，游览了武汉的名胜古迹，品尝了当地的名菜佳肴。武汉之行使我大开眼界，增长了不少见识。

沈阳创业

在我的记忆中，四姨婆的身体一直不太好。她有肚子疼的毛病，发作起来很厉害，有时一天发病几次。每次都是喝下一杯热牛奶，用热水袋敷肚子，待打出几个嗝后，疼痛才慢慢缓解。四姨婆平时生活非常节约，省吃俭用，牛奶是她最高级的营养品。

1952年，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。教育部决定复旦大学农学院除茶叶专修科外全部迁到沈阳，与东北农学院的部分专业合并成立沈阳农学院。本来根据四姨婆的身体情况可以得到留校照顾，但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，毅然服从组织安排，告别久居的上海，随院北上，到气候严寒、生活条件艰苦的沈阳创业。

在沈阳，有的教授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和环境，允许调回上海。而体质薄弱的四姨婆意志坚定，克服困难，坚持工作在

教学第一线，结合教学内容开展马铃薯的选种、栽培研究，并获得成功。1954年，她在试验田里播种的马铃薯亩产达到2163公斤，而当时传统种植的马铃薯平均亩产仅为605公斤。鉴于她突出的政治表现和优异的工作成绩，1956年当选为沈阳市政协委员。

四姨婆一生坎坷，爱情婚姻又不顺。虽有才华，却未能很好施展，理想和抱负难以实现，心情抑郁寡欢。而我家兄弟姐妹多，重男轻女传统观念浓厚，只管我吃饱穿暖，不冻不饿，至于其他方面很少得到温暖与关爱。四姨婆见我文静、遇事不争，比较讨人喜欢，就跟我亲近起来，甚至想带我去沈阳读书上学，与她生活在一起，互相有个照顾。那会儿，我虽在家里是个可有可无的人，可真要离开家时，却又舍不得，最终没有跟她去沈阳。

春节相聚

1955年，我高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外语学院（现黑龙江大学外语系）。哈尔滨距沈阳比上海近，每当假期不回家或回上海路过时，我就去沈阳看望四姨婆。每次相见我们祖孙俩备感亲切，有说不完的话，叙不尽的情，假期结束返回哈尔滨时，总觉得还没待够。在这个时期，四姨婆教我如何做衣服，亲手替我裁剪，手把手教我缝纫，为我制成一套睡衣。

1956年寒假，我和男朋友陈德宏去沈阳与四姨婆一起过春节。沈阳农学院的家属宿舍分甲、乙、丙三种，四姨婆住的甲种最好（图1），是一幢小楼，楼的周边是花园，门前有一小块地，种了一些植物。她房间的席梦思床、两用沙发和写字台的座椅



图1 1956年春节，胡恩金与陈德宏在沈阳农学院教师宿舍楼前合影，曹诚英就住在楼房的二层。



图2 曹诚英在沈阳农学院教师宿舍内阅读报刊。



图3 1956年春节，曹诚英与胡恩金合影。



图4 1956年春节，曹诚英和亲人、学生们合影。曹诚英坐中间，立者左起：谢群、居毅、周久剑、张存瑞、舒瑞芝、未知、胡恩金、陈德宏；前排三个孩子左起：谢平、谢彭、周敏。



图5 1956年春节，曹诚英与胡恩金、陈德宏合影。

都是从上海带来的，略显陈旧，书架上的书也不多（图2）。

那可真是一个难忘的快乐节日。四姨婆家里特别热闹，不仅有沈阳农学院的师生，还有从上海来的学生，带着爱人孩子，约好了一起过年。那天四姨婆穿了一件自己裁剪缝纫的藏蓝色士林布中式上装，流露出喜悦的神情，我穿了一件花布短棉袄紧紧靠着她（图3）。中午吃饭时，四姨婆风趣地说：“我这里是个祖孙三代，子孙满堂，其乐融融的大家庭！”饭后，大家在楼前合影（图4），我、陈德宏和四姨婆也单独合影留念（图5）。

1958年，四姨婆因健康原因提前退休，仍住在沈阳农学院，并不遗余力地关爱莘莘学子。

1959年2月，我回上海过年，中途下车去沈阳看四姨婆。



图6 1962年3月3日，沈阳农学院师生庆祝曹诚英六十岁生日，左起：陈其本、张克威（院长）、曹诚英、谢群、王缺、徐仁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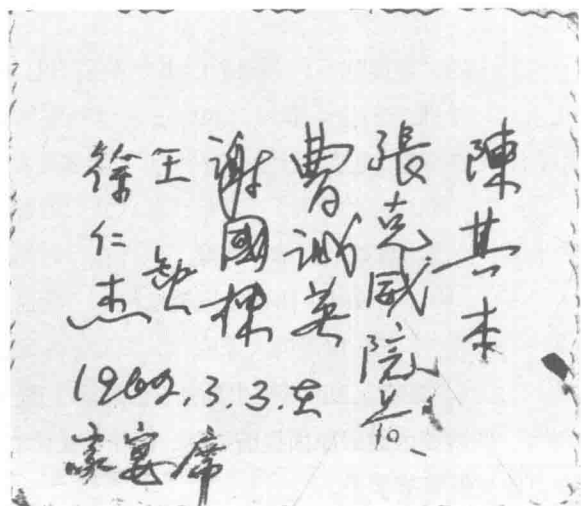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7 图6的背面，为曹诚英的笔迹。

她得知我准备毕业后结婚，就送给我一张价值 24 元的全年邮政有奖储蓄单，作为结婚礼物。同年，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，结婚时用四姨婆送的钱为自己买了嫁妆——一件天蓝色的上衣，一条藏蓝色的裙子，一双天蓝色的皮鞋。

1962 年，恰逢四姨婆六十周岁生日。她写信告诉我，学院农学系的师生们为她精心组织了祝寿活动，张克威院长亲自祝酒。随信还寄来了照片（图 6），背面写着参加生日家宴的人员名单，时间是 1962 年 3 月 3 日（图 7）。四姨婆在信中感言：“度过了她一生中最隆重的一个生日。”

“文革”相助

1964 年，我回上海探亲，得知四姨婆也在上海，住在她同学家。我就和哥哥一起去看望，四姨婆告诫我们要接受批评教育，好好改造自己。哪想，这竟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1966 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我上海的家遭到了厄运。六十岁的父亲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，判了 15 年徒刑，送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服刑。

父亲被抓去劳改后，家里断了经济来源，原来住的一栋西班牙式三层小洋楼，除了一层的一间客堂间和亭子间，都被强制收回。大弟弟结婚后住了亭子间，祖母、继母和弟弟妹妹只能挤在客堂间里。

继母曾告诉我，在我家遭难后，四姨婆给了家里很大帮助。因为我家原来的楼房里又搬进了三户人家，那时电费是按人头均摊，邻居之间常因电费闹矛盾。为缓解紧张关系，要每户自装一个电表。可是我家根本拿不出 70 多块钱的安装费。四姨婆

知道后就替我家出了这笔钱。此外，她平时在生活上还经常接济继母。

由于四姨婆曾同所谓的“大战犯”“反动文人”胡适有过一段恋情，在“文革”中深受折磨。而她和学生在一起的“革命家庭”被诬蔑为“资产阶级大家庭”，定性为“反动组织”，四姨婆是“黑家长”，被无休止地批斗，逼着交代问题，使她的病体雪上加霜。

1969年，四姨婆离开沈阳，孤身一人回到绩溪县城居住。由于身患多种疾病，她需要去上海的大医院就医，经常往返于上海和绩溪两地。临终前，四姨婆又去上海治病，那时我那个上海的家实在没有能力接纳她。在她住院期间，继母和小妹曾到医院探望。每次相见，四姨婆总是深情地回忆起与胡适的一些交往，言语中流露出对胡适的风度和才华的无比钦佩，并坦言所结识的人之中，没有一个能超越胡适。

2005年，我第一次回到绩溪老家，得知四姨婆安葬在家乡，就去瞻仰了她的墓。当我发现墓碑上只有文字，没有遗像，便主动提供了珍藏了半个世纪的照片，出资2000元委托当地村委会和老年协会专门到景德镇制作了陶瓷照片，镶嵌在墓碑上，使她的音容宛在，浩气长存！